

“谈话的余音”系列对话 | UCCA Edge × 中信出版·大方：法兰西文艺访谈录

第一场：思想的航迹

亮点回顾



对话 Conversation

“谈话的余音”系列 “Echoes of the Discourse” Series

UCCA Edge × 中信出版·大方：法兰西文艺访谈录 **UCCA Edge × Sight: Agora**

第一场：思想的航迹 **I. The Trace of Thoughts**

2024.5.26 周日 Sun
UCCA Edge

嘉宾： Speakers:
陈杰 (复旦大学法语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Chen Jie** (Associate Professor,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金桔芳 (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副教授) **Jin Jufang** (Associate Professor,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嘉宾主持： Moderator:
何润哲 (播客「跳岛FM」策划人) **He Runzhe** (Host of Podcast “Talking Literature”)

14:00-15:30
上海 UCCA Edge 报告厅 /
UCCA Edge Auditorium

   

活动时间：2023年5月26日（周日）14:00-15:30

活动地点：UCCA Edge报告厅

回看链接：<https://ucca.org.cn/program/echoes-of-the-discourse-the-trace-of-thoughtsseries/>

嘉宾：陈杰（复旦大学法语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金桔芳（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副教授）

主持：何润哲（播客「跳岛FM」策划人）

录音整理编辑：华含婕（实习生）、吴伊瑶

文字校对：逢芮



图1: “谈话的余音”系列“思想的航迹”对话现场, UCCA Edge报告厅, 2024年5月26日。图片由张溇提供。

广场思想的传递和沙龙文化的演变

何润哲：“agora法兰西文艺访谈录”丛书标题里的“agora”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意为广场。露天广场是古希腊城邦文明的经典象征之一。时至今日，提起公共空间，露天广场上公民们各抒己见的画面仍然是标杆式的理想图景。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雅典露天广场上的对话，是有限的交流。看似普遍的“公民”，其实只限定于一部分成年男性。

今天我们会重点介绍的几位作家，或为异乡人，或为女性，多少都游离于主流的边界。他们的声音如何在当年经由媒介传达给了法国的读者和观众？又如何传达给今天中国的读者和观众。今天我们便将试图追索这一段思想的航迹。

何润哲：Agora（广场）一词是古希腊文化中对话的象征，而法国文化中作为对话的象征，或者说对话发生的一个标准场景是沙龙（salon）一词，翻译为客厅。往前追溯，20世纪艺术门类的蓬勃发展和活跃交流与法国源远流长的沙龙历史紧密相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最早法国的沙龙文化的起源，以及它如何孕育了法国的启蒙时代、大革命，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陈杰：“沙龙”一词是在先有这种文化和生活形式后，才出现在18世纪。17世纪时法国已经有了非常成型、已成为当时主流的文学生活形态。当时的法国以巴黎为代表，是沙龙文化的中心地带，但它并没有后来沙龙所指向的居室空间。

17世纪的巴黎贵族府邸中没有独立的会客空间，主人在自己就寝的房间接待宾客，卧室的其中一部分空间承担了会客功能。

沙龙所代表的生活形态与广场不同，它的起源具有一种私密性。在这样的私密空间中，宾客以熟悉的朋友为主。广场因其对参与者的身份限制而成为“有限空间”，沙龙因为其私密性也是一个有限开放的空间。它可以看作是朋友之间友爱关系的延伸，而这种亲密朋友交流的理想空间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种具有共同价值追求的理想生活的范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沙龙的限制并不体现在身份上。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沙龙是一个去身份化的空间。

只要去除自身身份中与沙龙格格不入的印记，就可以进入沙龙。后来欧洲的上流社会开始效仿沙龙中举止优雅的人，由此沙龙文化奠定了整个法国乃至西欧世界的礼仪制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文雅礼貌的言行举止。这一“去除”的过程也解释了法语中礼貌（polie）一词和打磨（polir）一词的意义有关。沙龙的文化源头是将一个有棱角、言行举止“突兀”的人，打磨成一个能与人共存、和谐相处的个体。这种理想生活的范式到18世纪慢慢陷入到自我沉迷的歧路中，认为普通人太过粗俗，由此也引发了反法式文化的现象。比如18世纪末著名的斯塔尔夫人¹，在她写的《论文学》《论德意志》²中批判到：有时候法国人显得过于文雅了。因为沙龙文化经过两个世纪的打磨，法国人变得无法包容棱角和个性，形成了一种被框住的圈子。而浪漫主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强调自我的浪漫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对沙龙文化的反叛。

金桔芳：启蒙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沙龙文化的兴起是分不开的。我们熟知的启蒙主义先哲，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都是当时巴黎社交圈沙龙中的常客。这些志同道合的人相聚在一起，谈论当时先进的思想，促成了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这种历史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在那之后沙龙文化发生变化。当法国大革命打击了贵族后，沙龙文化的主体受到冲击。它并没有因此消亡，偏重社会性质、政治性质的话题进入沙龙的讨论范围。陈老师提到的斯塔尔夫人作为沙龙文化的一位女主持人，她接待过很多耳熟能详的浪漫主义时期著名人物，如歌德、席勒。她的文学创作也和沙龙文化分不开。直到今天我觉得沙龙文化仍然是文化领域思想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

对新媒介诞生的解读

何润哲：到20世纪沙龙慢慢退场，我们会想到左岸——塞纳河的左岸以及左岸的咖啡馆。柯莱特的这本访谈录的序言提及对“新式传播媒介”的批判。读到这里的困惑是：如此被鞭笞的新媒介指的是什么呢？从何时开始沙龙文化逐渐消隐在公共生活中？是否有一些类似报纸、更加大众化、更加民主化的媒介出现？以及柯莱特的作家之路和这些媒介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¹ 热尔梅娜·德·斯塔尔（Germaine de Staël），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文学批判家。

² 热尔梅娜·德·斯塔尔的浪漫主义代表作。

金桔芳：20世纪到了近现代之后，小市民阶层的审美取向取代了之前贵族沙龙性质的审美取向。我们所提到的左岸的咖啡文化就是适应小市民文化和需求而兴起的。和沙龙文化的贵族属性不同，咖啡文化更多和一些商业艺术联系。从空间上看，沙龙是在一些贵族的私人公馆，他们的居所都是用拼花地板，这种地板其实当时也是身份的象征，是沙龙作为一个建筑空间的属性。咖啡馆相较下，更加平民化。它首先是一种所有人都能进入的营业场所，它也更加的包容和多元。咖啡馆文化一般来说位于左岸，左岸有巴黎的索邦大学，蒙帕纳斯艺术家聚集地。而沙龙所代表的是右岸，右岸是巴黎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审美趣味。

陈杰：所谓右岸的沙龙具有这样的生活态度倾向：以审美为先导、对于现实存在选择性避离，很多来自于左翼的思想家对此进行了批判。刚刚润哲引用的那段话提到的新媒介，是来自于柯莱特的第一任丈夫维利³，是一个完全利用他人的营销和包装者。所以我觉得新媒介它不是特指某一种特定的媒介，而是一种对于个人形象的全方位营销构建和商业化，塑造自己的个人光环。在没有自媒体的情况下，他用尽当时有的营销方式，塑造了一个作者，同时又近乎于神的一个形象。

金桔芳：其实在19世纪时，柯莱特口中的新媒介报纸杂志，已经完成了从新到旧的转换。到了20世纪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更多新的媒介手段面世。巴尔扎克的很多小说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报纸杂志媒体的力量——它如何获取话语权，如何运用舆论的口径达到商业或是政治目的。2021年法国和比利时联合拍摄的电影《幻灭》⁴被称为是最成功的巴尔扎克作品的改编，讲述了外省来的青年主人公到巴黎从事记者、进入媒体行业后，他如何运用手段创造个人财富，却最终招致毁灭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好在于它贴合了我们现在新媒体和流量的情境，在具有现实性的逻辑基础上，又是对巴尔扎克作品的忠实改编。

³ 作家柯莱特的丈夫亨利·加尔-维拉尔，笔名维利，著名出版商。

⁴ 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创作的长篇小说，集中反映文学艺术商品化及新闻界黑幕。

解读三位作家的戏剧生涯

何润哲：我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是平时在中文媒体上，会比较侧重这几位作者小说家的身份，很少提柯克莱特后期的演员生涯，加缪后期的戏剧创作。而戏剧媒介所带来的体验和小说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也想请两位来展开，这些作家在戏剧创作上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金桔芳：柯莱特的生平和戏剧是分不开的。她的第一任丈夫维利利用柯莱特发表作品，创造了很多财富。后面两个人决裂后，为了养活自己，她开始参加话剧或者默剧演出。这在另外一方面也开拓了她的写作空间，因为小说作品后来也由她搬上舞台。说到小说创作和戏剧创作的不同，我觉得戏剧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形式非常独特。虽然有很多次演出，但每一次都是独特的，并且在表演过程当中和观众的互动性更强。戏剧特有的现场性，在传达某些思想和情感时有一种独到的表现力。柯莱特在戏剧演出中和一位女性贵族亲吻的场景引出轩然大波，一方面体现了戏剧更加明显的冲击力，另一方面更直接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加缪的戏剧作品《正义者》⁵也以“介入”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理念。

陈杰：说到“介入”，加缪和萨特在对待现实的态度，如何处理文学、广义上创作和现实的关系上最终分道扬镳。萨特将文学作为一个工具化的思想宣传阵地，而加缪则排斥这一想法。在加缪和克洛岱尔的戏剧创作中，他们都强调自己不是要传播某一种思想。这一立场对于身为虔诚天主教徒的克洛岱尔来说尤其令人惊讶，因为他的作品有着极强的宗教色彩。

加缪在这本访谈录中还讲到了一种对于现实和创作之间的平衡：作为艺术家，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干涉这个世纪的各种事物。但是作为人，却需要这么做。我想这是对于加缪立场的很好概括。

金桔芳：加缪的戏剧创作中，一类偏向现实题材，另一类是存在主义思想的宣扬，比如非常有名的戏剧《卡里古拉》⁶。但他表达的是一种当代的存在主义，以及对于虚无的探讨。

⁵ 五幕悲剧《加缪作品：正义者》是加缪著名的剧作之一。

⁶ 《卡里古拉》是加缪的戏剧代表作，许多评论认为是存在主义作品。

陈杰：加缪和克洛岱尔其实都热衷于阅读古希腊悲剧，两人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悲剧作者的意识。而加缪是把古希腊悲剧用自己所理解的荒诞加以诠释。

克洛岱尔作品中的中国思想

何润哲：克洛岱尔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作家。首先他在中国做过外交官，和中国的缘分很深，而且他的文本很难进入。他一方面很受天主教传统的影响，一方面又对中国道教传统和禅宗也有研习。请两位老师向我们介绍一下。

金桔芳：克洛岱尔算是和中国最有渊源的作家之一。1895-1909年，他在中国作为领事外交官游历了很多地方。这一段时间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也成为了他写作的重要素材。在克洛岱尔的写作中，他提到他痛恨、讨厌西方文明。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非常发达，以一种以己为中心、不断吞噬其他文化的姿态侵略其他国家，对其他文化产生一种压制和消抵作用。作为一个对时代动向非常敏感的文学家，克洛岱尔因此将中国当成了一个与之相对的精神家园。他在中国“破落”的状态下，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生机勃勃、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气韵，这也成为了他写作的源泉。

他的创作中有很多和中国相关的内容题材。他的一部散文诗歌集《五大颂歌》⁷写到水和大海：水是中国道教文化中一种气韵流动，是生命和世界的一种元素，蕴含轮转的道教思想。我觉得这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吸收。他也带有自己的主体性——受道家文化影响，同时保留了自己西方文化的传统和底蕴。

陈杰：克洛岱尔作为外交官的职业选择不是偶然。他的生命里有两次醒悟——一次醒悟是因为兰波。他在读了《灵光集》⁸《地狱一季》⁹后选择写作，兰波是他的第一位精神导师。后来，和兰波放弃写作去各地探险一样，他也选择离开熟悉的巴黎。在先被派往美国后如愿以偿来到远东，在中国待了近十年的时间。

⁷ 保尔·克洛岱尔的著名诗篇，这五首颂歌是《缪斯》《精神与水》《尊主颂》《美惠缪斯女神》和《封闭的屋子》。

⁸ 象征派代表人物阿蒂尔·兰波的散文集诗篇。

⁹ 象征派代表人物阿蒂尔·兰波的精神自传式作品。

在从美国回到法国时，他觉得故乡是陌生的。在这种双向的疏离中，他的怀乡得以治愈，从此不再怀乡，成为一个在四海之中的流浪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西方文明进行批判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远方不是远东，就是大洋洲等比较原始的地方。就克洛岱尔而言，他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兴趣，或许也是对自身创作的某种反哺。

他表示自己最欣赏道家的“空无”。他反感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他认为自我就是空无，关注点应该放在周遭，而不是自我。人不应该将自我和世界隔绝，他认为自我应该和宇宙、天地融合在一起，这直接影响了他在远东时期创作的一系列诗歌。克洛岱尔表示，西方传统喜欢切割，比如将感官和智识、理性经验与感性经验割裂。而他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人所产生的一切认知来自于彼此作用下的一种“共生”（**co-naissance**），共同的新生。这种想法在戏剧中也有很重要的体现。

他的戏剧具有很强的宗教性，以至于法国的普通观众抱怨很难读懂。这本书的访谈录中，克洛岱尔说到，其实完全不需要是基督徒才能进入他的戏剧世界。只要你不主动拒绝阅读这样的文字，只要你怀着对某些超自然力量的好奇心和渴望，你就能完全进入我的世界。

金桔芳：我想补充一句：很多带有天主教背景的作家、艺术家，其实并不是那么保守和死板。他们在用宗教作为一个载体和手段去探讨人性的问题。他们利用规则的张力去探讨文学和哲学问题。

访谈类节目推荐

何润哲：最后想请两位分享一下印象深刻的访谈类节目。

陈杰：我听得最多的可能是法国文化台France Culture¹⁰，最近听得较多的是*Avec philosophie*¹¹（《与哲学同路》）。非常推荐给对哲学感兴趣，同时又对从哲学视角关注当下问题感兴趣的法语听众。前

¹⁰法国文化是法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个频道，也是法国广播电台的一部分。

¹¹《与哲学同路》内容为哲学与当代世界的每日对话，在法国广播电台平台播出。

两天的一个系列节目讲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如何建立的”，每个大话题会分成四部分，这四期相当于是对这一个话题完整的学术梳理。每一期也会请到相应的专家，内容上也能够让普通观众理解，对我的帮助和启发很大。

金桔芳：我想先简单强调下访谈类题材的重要性。作家会通过很多渠道对自己的作品写作有一些阐述，其实访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国内的图书馆都是书与作品，法国图书馆则注重音频和视频资料的收集，我觉得这是国内值得学习的。当然随着国内新媒体的发展，网上也有很多访谈的材料。我日常听得较多的是《跳岛FM》、《深焦》。还有一个节目叫*le masque et la plume*¹²（《面具和羽毛》），（这两个意象分别）代表戏剧和文学。从一开始定位于戏剧和文学的访谈类节目，到现在更加广泛的文艺题材，是一个法国人非常重视的频道（也可以在France Culture收听）。

¹² 作者：丽贝卡-曼佐尼（Rebecca Manzoni）与一群评论家联手，分享他们的主观感受，评论最新的艺术和文化产品，在法国广播电台播出。